

人間佛教傳燈錄・茗山學案

鄧子美

江南大學宗教社會學研究所

中文摘要

本文係《人間佛教傳燈錄・大陸編》十五個學案之一，該書包括《海外編》、《大陸編》、《港澳臺編》三部分，在繼承中華傳統史學體裁的同時，也吸取運用了歐美現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對廣泛搜集得來不易之 1949 年至今，海峽兩岸及海外弘傳人間佛教思想的百位高僧大德生平思想事業資料作了深入梳理與研究，以使當代人間佛教群英流傳千古萬代。本文除依高僧傳慣例詳列茗山法師生平及成就之外，還梳理了其佛學思想的學脈、承傳衣鉢的法脈及本人修行的法門淵源，通過閱讀其上百萬字的著述及深入研究，剖析了其思想特點，指出了其眾多弟子與法脈繼承者在華東地區的廣泛影響，精選並錄入其最有代表性的論述。依學案體史書連類並舉的原則，附帶論述了他親近的同道無相法師生平事業。

關鍵詞：高僧、漢傳佛教史、當代佛教、燈錄體史書、學案體史書、茗山、無相

Humanistic Buddhism Records of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 Case Study of Master Mingshan

DENG, Zi-me

Professor,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 Jiang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one of fifteen cases in “Humanistic Buddhism Records of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 in Mainland China”. *Humanistic Buddhism Records of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 contains three parts, which are “Overseas”,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The author not only continues traditional Chinese approaches to history, but also uses moder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eory and methods for academic historiography. Taking a broad range of difficult to find data from 1949 until the present, this is an in depth study of one hundred eminent monastics, including their lives, their propagation of Humanistic Buddhism between the China Straits and overseas, their thinking and activities, which will leave a lasting record of the leaders of modern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their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apart from taking Ven. Mingshan’s life and works as an exemplar of such eminent monastics, also analyzes the scholarly lineage of his Buddhist philosophy, the Dharma lineage of his robe and bowl, and the sources of his personal methods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Having studied in depth his writings totally over one millio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his Buddhist thought are analyzed. This shows the broad ranging influence that his disciples and Dharma heirs have had in the East of China. A selection of their most representative writings has been added to this study. As an historical case study, the life and works of his comrade, Master Wuxiang,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eminent monastics,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contemporary Buddhism, Records of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 genre, historical case study, Mingshan, Wuxiang

茗山法師（1913-2001），俗姓錢，名延齡，江蘇鹽城人，太虛法孫。自幼隨父錢寶森（字玉焯，清末秀才）在私塾學習儒家經史。因家貧，未能進新式小學讀書。受母張善純影響在家學佛。1932年依建湖羅漢院釋宏台出家，法名大鑫，而以法號茗山行世。宏台法師乃著名淨土宗高僧，時有蘇南印光，蘇北宏台之稱。後在鎮江焦山定慧寺受戒，併入焦山佛學院學習。1935年，太虛至鎮江講經。茗山早在出家時已聽宏台講，太虛乃當代最有道德學問的高僧。這時聽說太虛來鎮江講經，立刻渡江，奔太虛駐錫的太平寺，拜見太虛。太虛見茗山雖瘦小，但清秀沉靜，堪可造就，即讓他當自己的臨時侍者，隨侍太虛講經。茗山則請太虛至焦山佛學院講經，趁機呈上自己詩作，詩中表達了赴武昌佛學院深造之願。次年，經太虛推薦，赴武昌世苑圖書館研究部深造。抗戰前期，茗山在湖南衡陽組織佛教會及佛學講習所。1942年任來陽金錢山寺住持，創辦僧眾徹悟學校，艱辛備嘗。1943年，太虛應邀弘法湖南，茗山自始至終隨從。抗戰勝利後，太虛命茗山赴長沙指導湖南省佛教會的整頓工作並繼任甯鄉瀉山寺住持，籌備世界佛學苑瀉山預習院。1946年茗山回到江蘇，在焦山佛學院主持教務，主編《中流》月刊。1947年被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自1951年起，任焦山定慧寺住持。1957年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1966年，焦山定慧寺與大陸幾乎所有佛寺一樣被搗毀，茗山法師堅持整理收藏劫後殘留的經書，被打得遍體鱗傷，九死一生，他默念阿彌陀佛號，想著「代眾生受苦」，熬過一劫又一劫。然後，凡一息尚存的焦山定慧寺僧眾都被遣散，茗山法師一個人獨處時就抄經，寫《諸佛攝頌》，有機會也曾偷偷地在信徒秘密設置的佛堂中講經、做「小佛事」，護理病人。¹1980年後，中國佛教協會恢復活動，

※ 收稿日期 2014.5.7，通過審稿日期 2014.10.6。

¹ 釋茗山，〈茗山自傳〉，《茗山自傳·年譜》，2003年，頁85、91。

他歷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副會長，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會長，南京棲霞山寺、句容寶華山隆昌寺、鎮江焦山定慧寺、無錫祥符寺住持等職。2001年6月1日圓寂，享年88，僧臘70，戒臘67夏。從法脈輩份看，茗山法師被太虛認為法孫，如印順屬太虛法子的話，也確實如此。但從其佛學學脈看，太虛可稱為現代人間佛教的開創者，茗山法師實為第二代傳人。

一、從真常唯心論出發，融通中觀性空學說與唯識論

中國化佛教各宗派的理論體系大體以真常唯心論為基礎而構建，太虛雖對唯識論也有深入研究與闡發，但其思想體系中，真常唯心論仍據重要地位。印順則對真常唯心論表示不以為然，而溯源於原始佛教（印順稱為「根本佛教」），以龍樹的中觀性空學說為核心，建構了人間佛教思想體系。筆者以為，強調緣起性空，並非印順思想的特徵，而是佛家共識，只是各宗各派教義中「空」的程度有所不同。茗山法師思想的特點則是從真常唯心論出發，融通中觀性空學說與唯識論。

在茗山法師已發表的最集中地表述其佛學觀點的著述〈佛學筆記〉中，他首先引用《首楞嚴經》解釋佛教的宇宙觀與人生觀，認為，「世界相，因妄心妄境，以心境互妄，輾轉相生……若不破迷成悟，返妄歸真，永無清淨之日也。」²《首楞嚴經》是真常唯心論的常被引用的經典之一，中國化佛教各宗都據此立教義。他又引用《華嚴經》：「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偈揭示了真常唯心論的出發點，茗山法師解釋：「佛教教人為聖為凡，關鍵全在於自己的心力。」³

² 釋茗山，〈佛學筆記〉，《茗山文選》，2003年，頁20-23。

³ 釋茗山，〈佛學筆記〉，頁22。

茗山法師也承認緣起性空為佛教獨特的最基本的原理，他說：「緣起性空學說，是佛法的心髓，三藏的要旨。」他還特別引用了龍樹的《十二門論》。⁴ 其實，茗山法師早年在武昌佛學院讀高級研究班深造之時，研讀最多的就是《中論》、《十二門論》、《成唯識論》、《觀所緣緣論》。⁵ 故而對中觀性空學說與唯識論都有相當造詣。他強調「轉依」為唯識論的關鍵，引用《攝大乘論》以證明：「為轉所依，為欲證得一切佛法，為欲證得一切智慧，入唯識性。」並解釋說，「須知天堂地獄、宇宙現象，皆離不開第八阿賴耶識，乃至出世間無漏果報，也捨識上之雜染轉識而生。」「這一捨一得，就是轉依的妙用。」他還指出唯識論的核心在三性三無性。⁶ 但茗山法師並未說明從真常論的一切唯心，唯識論的一切唯識出發，各自推出的結論有何不同。儘管這與聽他講學的信眾理解程度有關，但還是說明了他的思想上仍帶有真常唯心論的圓融特徵。

1994年5月，他在臺灣南投永光別院，在離別57年後又拜見了印順法師，呈上一聯：「印證佛心妙雲繚繞；順談中道華雨繽紛。」他還談了自己對緣起性空與龍樹中觀學說的理解，談了「心外有法」，即真常唯心論並非唯一真諦。印順讚許說：「很確切」。⁷ 這些更明確體現了茗山法師承繼了太虛的融通觀點。在交談中，兩位太虛徒裔還各訴在20世紀50、60年代，身處海峽兩岸的雙方所遭冤屈，結合80年代後，人間佛教在兩岸差不多同時崛起的史實，表明了海峽兩岸佛教同出一脈，佛教也與社會息息相關。

⁴ 釋茗山，〈佛學筆記〉，頁28。

⁵ 釋茗山，〈茗山自傳〉，《茗山自傳·年譜》，2003年，頁26。

⁶ 釋茗山，〈佛學筆記〉，頁29。

⁷ 釋茗山，《茗山日記》（續集），2003年，頁113。筆者按：依《大乘起信論》等論典，確為「心外無法」，茗山法師此言乃從諸法平等出發。

二、繼承太虛理念，闡發趙樸初思想

茗山法師對太虛抱有最高的崇拜與深厚的感情。1947年太虛圓寂，他寫下〈痛哭老人〉一文，表示：太虛「『振興佛教，利益眾生』的思想，永遠種在我的八識田中。」該文的真摯處處自然流露，感人至深，對太虛的思想事業也有深入的理解。他認為太虛「是注重切實行持的真菩薩」。⁸眾所周知，過去有許多人非議太虛，這些議論至今也未止息。但也有不少人受這些議論影響而誤解了太虛，許圓照居士就是其中一位，讀該文引起了深思，後即寫信給茗山，表示痛切懺悔。20世紀40年代，茗山法師一方面基本按照太虛的部署，做了不少實事；另一方面也寫了不少文章，對太虛的號召作出響應。

在中國當代佛教界，茗山法師是最堅定的太虛人間佛教理念的繼承者之一。他說：

我們的太虛大師，早在二十年代初就極力提倡佛教改革，並為之奮鬥到生命的終結。

為了尋找推進佛教革新的依據，大約在1915年，大師即找到了大乘佛教之源——人乘法，主張五戒、十善的提倡，使佛化深入民間，以改良社會、政治、風俗……。

後來，他又提出多種方案，「以期形成淳厚的民風國俗，建成人間淨土。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人間佛教』理念的起源。」他強調：

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理論的建立，是近代佛教教理改革的重大成就，提倡人間佛教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最可寶貴的智慧結晶。

⁸ 釋茗山，〈痛哭老人〉，《茗山文集》，1992年，頁73。

此外，提倡人間佛教，我們還具備一個不可忽視的有利條件，這就是當今在人數上遠遠超過出家眾的廣大在家居士。他們在實踐和弘揚佛法上所起的作用，的確是極其重大的。

廣大在家居士與出家僧尼長期的協調合作，使僧俗四眾互補互利，結為手足關係。這正是中國佛教進行改革，發展人間佛教的良好基礎和有利條件。⁹

茗山法師繼承太虛遺願，要求當今佛教作出進一步改革，並發揮居士們的力量建議，值得引起重視。他對太虛思想的詮釋是「以佛法淨化人間，以佛理教化人心，以佛學美化人生，以佛道變化人性。」¹⁰他把「人生佛教」的途徑與「人間淨土」的理想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1983年召開的中國佛協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趙樸初所作《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報告獲得通過，該報告提出把提倡人間佛教作為中國佛教協會的指導方針。茗山法師也表示了最堅決的擁護。趙樸初認為，學佛要從五戒十善做起，由四攝六度擴充，進而得大解脫、大自在，達到永遠常樂我淨的境界。「以此淨化世間，建設人間淨土。」¹¹1984年1月，茗山在無錫市佛教協會對「五戒十善四攝六度」作了宣講，在講話的最後，他指出，提倡人間佛教不是「只修人天乘」，「修人天乘，正是為修其他諸乘打下牢固的基礎。」因為「五戒十善的人天乘和四攝六度的菩薩乘，最為適應當前的時代環境，並不是想廢棄其他諸乘」。同時，提倡人間淨土也不是否定西方淨土。他認為：「我們建立人間淨土，正是效法西方淨土阿彌陀佛的大願，把我們

⁹ 釋茗山，〈中國佛教古今談〉，《茗山文選》，2003年，頁128-131。

¹⁰ 許鈞，〈《茗山日記》（續集）後記〉，《茗山日記》（續集），2003年，頁883。

¹¹ 趙樸初，《佛教常識答問》，1988年，頁113。

的娑婆世界變成極樂淨土。」¹² 這些解釋，在大陸大部分地區農耕經濟面貌尚未改變，佛教徒多為信奉淨土宗的老年人的狀況下，有效地降低了在當時推行人間佛教的阻力。而如今，社會正處於急劇轉型過程中，「中青年人也對佛教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切以利益為重，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在逐漸淡化。生活的快節奏，尤其是城市生活的壓力，使忙碌緊張的人們的心靈不堪重負，而舊有的價值體系也被市場的大環境瓦解，於是一些希望心靈平和的人轉向宗教。通過學佛來化解現世的苦惱，得到心靈的慰藉。在重回宗教世界中，他們尋回了空虛的心，黏和了破碎的價值體系，找到了人生的意義。」¹³ 因而人生佛教或趙樸初講的人間佛教的優越性應該得到更多的體現。與印順更多地強調理性稍有不同，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比較強調信仰，他說：「信，先是對佛的信賴，然後是對佛的理解，再將這種理解付諸實行，最後得到證悟。這樣一個信、解、行、證的過程迴圈往返，日益達到更高的境界。」信什麼？信佛教的「緣起性空，如實觀照的認識論；諸行無常，時空無盡的宇宙觀；無我利他，度生無倦的人生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德觀。」¹⁴ 佛教緣起性空的認識論、無常無盡的世界觀和菩薩行的人生觀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¹⁵ 茗山法師同樣認為：「緣起是說明一切事物具有相依相緣而本性空寂的二重性」。相依相緣就是「和合：是指一切法的存在，仗因緣和合而生」。本性空寂既指事物的相續相滅，即無盡無常；也指「看到超經驗的出世間不生不滅

¹² 釋茗山，〈五戒十善四攝六度〉，《茗山文選》，2003年，頁14。

¹³ 鄧子美、王佳，〈佛教「意義系統」現代轉型考察：以無錫地區十年連續跟蹤調查為中心〉，《「宗教制度與宗教認同研究」暨第四屆宗教社會科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頁281。

¹⁴ 君岡，〈趙樸初的佛緣〉，合肥：《趙樸初研究動態》1，2005年，頁16。

¹⁵ 趙樸初，〈佛教常識答問〉，頁137。

的實體相。一切法既是依緣而生，當體即空。」¹⁶他又引用多種大乘經典說明：「自捨己樂，施於他人，是菩薩利他行。」「六波羅蜜，始於佈施，而終於智慧，由此可見大乘菩薩之偉大胸襟。」¹⁷推重菩薩道，是所有人間佛教思想家太虛、印順、趙樸初等的共識，也是人間佛教繼承大乘佛教精髓的最主要的體現。茗山法師也最推重菩薩道，用他的話來講，太虛提倡的「人菩薩行」就是要有「人間道德性，眾生平等性，聖賢忍辱性，菩薩慈悲性」。¹⁸

三、揭露明清佛教模式弊端，主張繼續推動佛教改革

太虛以號召與領導佛教改革著稱，茗山法師堅持揭露明清佛教模式弊端，推動佛教改革的繼續，在當代顯得極為可貴。

他不隱諱當代被佛教繁榮掩蓋著的負面，在回顧了歷史上的法難後指出，這是：

中國佛教所面臨的一次極其嚴峻的考驗。如今，經濟大潮猛烈衝擊著社會各個角落的同時，也同樣衝擊著佛教。物質文明的飛速發展，光怪陸離的繽紛世界，時刻誘惑著佛門僧眾。（其中）很大一部分道心不堅者，修行意志日益削弱。尤其是今天的各大名剎，佛教傳統的儉樸、潔淨漸被現代化的多彩多姿所取代。佛教一方面目睹世人欲壑難填，拚命向地球索取而為之擔憂，另一方面卻不曾想到自身正不知不覺地被同化。

全國各地大興土木，大小寺院紛然雜起。今日此處開光典禮，明

¹⁶ 釋茗山，〈佛學筆記〉，頁 27。

¹⁷ 釋茗山，〈佛學筆記〉，頁 42。

¹⁸ 許鈞，〈《茗山日記》（續集）後記〉，頁 883。

日彼處落成喜慶，豪華素宴何異於燈紅酒綠！歷史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此佛門「盛況」比之于齊梁若何？佛寺發展了旅遊經濟的同時，僧徒隊伍日益龐雜。其間，或為混水摸魚混入佛門者有之，下崗後暫借佛門為「再就業」者有之，僧人素質日趨低下，信仰淡化，道風頹靡，清淨莊嚴山門任其男女出入，長此以往，何談續佛慧命、住持佛法！

今日佛教律制之鬆弛，管理之混亂，以致十方叢林多被撈足資本、唯我獨尊者占為『子孫叢林』的私天下，任其廣招「嫡系」弟子，拉幫結夥，排除異己。縱有立志獻身佛教事業之士，奈何登山門而卻步，望禪院而興歎。今日佛門之弊，何人為之整頓？

「當今高僧大德寥若晨星，新老兩代之間，呈青黃不接之象。」培養接班人的佛學院「隱患重重。其學制混亂，師資不足，管理不嚴，學僧懶學，學院又缺乏堅強統一的領導和如法的管理，又無明確的教學綱目。深受當今社會副作用影響的青年學僧，大多只求卷面考試的過關，學院對他們的教育甚缺道心與修持的監督和引導。」¹⁹

凡此種種，使茗山法師又想起了太虛，同時這也是他與許多有識之士一樣，懷有深切的憂患意識的體現。他提出：「這種憂患意識，正是中國佛教的希望所在。但關鍵是如何認真對待，將這些問題歸納整理……找出問題根源所在，使中國佛教繼續沿著適應新的歷史潮流的正確方向發展。」他還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初步思路，其中以「重視並依靠廣大居士推進人間佛教」，「配合出家僧眾共同建設人間淨土」為根本的一條。²⁰當然，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有待於後人的努力。

¹⁹ 釋茗山，〈中國佛教古今談〉，頁125-126。

²⁰ 釋茗山，〈中國佛教二千年研討會上發言稿〉，《茗山文選》，2003年，頁136。

他在〈江蘇佛教工作三十五年來的回顧與前瞻〉、〈變革 · 厄難 · 復興：中國佛教三十年〉等文中具體地總結了歷史經驗，也充分肯定了已有成績，更欣喜地看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隨著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中國佛教（也）正在復興。」²¹

四、以彌陀淨土為主的修行觀

在道行傳承方面，茗山法師既繼承了禪宗臨濟、曹洞、鴻仰法脈，²²個人修行更以傳承其剃度師宏台的彌陀淨土為主，但以人間佛教思想作指導。據茗山法師本人答《覺群》季刊的訪談：

我對修持的看法和想法大約有三個層次：1、起初認為做早晚功課、念佛、拜佛、靜坐、參禪、持誦經咒、持戒、修密等就是修持。2、而後知道修持要修十法行：書寫、供養、轉施、閱讀、諷誦、受持、演說、聽聞、思維、修習。3、最後覺得真實的、深刻的、究竟的修持，確實在「斷惑」上。即逐步結合根隨煩惱，逐步減輕，乃至徹底斷除貪欲、瞋恚、愚癡、驕慢、疑惑五種根本煩惱及二十隨煩惱，還要逐步斷除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五種見惑，以及生生世世積累下來的頑固習氣種子。這是長期的艱苦的思想鬥爭，聖智與凡情的鬥爭。總之，覺得修持的經驗一要長期懺悔，長期熏修！二要精進不放逸，堅持無間斷。²³

這裏反映了他的修行觀從重「定學」向重「慧學」的轉變，急於證

²¹ 釋茗山，〈變革 · 厄難 · 復興：中國佛教三十年〉，《茗山文選》，2003 年，頁 181。

²² 許鈞，〈《茗山日記》（續集）後記〉，頁 886。茗山所接具體法卷待考。

²³ 釋茗山，《茗山日記》（續集），頁 753。

果者可能會覺得太難，其實真實的修行只能是這樣，「定」只是開「慧」的手段，而不是修持的目標。但這裏講的「斷惑」既是過程，又是目標。那麼，茗山法師畢生修行中最得益的方法和途徑，他藉以「斷惑」的主要法門是什麼呢？

從《茗山日記》、《自傳》、《文集》、《書信集》等看，還是修彌陀淨土。然而，彌陀淨土即西方淨土，這是否與人間佛教追求的目標——人間淨土存在衝突？即在他方淨土中，太虛及其他人間佛教提倡者也多頌揚彌勒淨土、東方（藥師）淨土最為殊勝。為此，印順法師所著《淨土新論》還曾引起彌土淨土的修行者激烈的反彈。這些又怎麼解釋呢？

其實，茗山法師對彌陀淨土的闡釋與修行，還是沿著太虛提出的人間佛教思路，並對此作了進一步深化，與佛教義理的現代闡釋保持著同一方向。太虛儘管也曾反對把佛教簡化為念佛，但對彌陀淨土，也作了符合佛經本義的理性化解釋，他說：

「南無阿彌陀佛」是天竺國裏的說話，變成我們中國話：「南無」，就是恭敬、皈依、信仰、服從。「阿彌陀」，就是沒有邊際的智光，與沒有限量的福壽。「佛」，就是聖人……覺悟了的人、智慧才能最偉大的人等。……這阿彌陀佛不是在我們這個世界裏頭的。我們這個世界，喚做「忍苦的世界」。

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在人間即這個世界，為我們說了阿彌陀佛在未成佛，西方未成極樂世界之前的狀況，那時他本是個皇帝，從佛出家修行，發了大菩薩心，才把所在世界變成了極樂世界。²⁴ 換句話說，西方淨土也由染土轉化而來，人間這一染土同樣可轉淨。茗山法師的進

²⁴ 釋太虛，〈中國人口頭上心頭上的阿彌陀佛〉，石家莊：《法喜》5，2005年，頁8。

一步解釋是這樣的，趙樸初設問：「無量光是空間無邊際，無量壽是時間無窮盡，你以為何如？」茗山法師回答：「依茗淺見，另外還有一層意思：無量光表佛的智慧，無量壽表佛的理性；以智照理，以理發智，理智結合，智理不二，是曰阿彌陀佛。」²⁵ 這一解釋被現代知識階層認可應不難。他還認為：「念佛法門極簡易，極穩當。」其理有四，一是「諸佛護念」，即依他力，信仰堅定。二是「可免隔胎轉生之迷」，這較易被現代人接受。三是「往生後可不退，可開悟。」四是「不被魔繞。」三、四兩點，實際上都與依自力得解脫的初禪比較而言。他提出：

要進一步理解無量光（智）、無量壽（理）的含義來由，進一步理解實相無相（避免停留在執彌陀之「相」的表面）和無不相（原來註：真空妙有，寂照不二之理。筆者以為，如果完全無相，不易使世俗升起信仰，故無「相」無「不相」實不二），進一步理解信願行的含義與理、事關係。²⁶

這樣的表詮既有宋代永明延壽以來的傳統依據，又有充分的現代意蘊；但茗山法師所重的是內在的道理與自身修為，而世俗中無論是自以為信者還是反對者，都只見外在形相。

茗山法師也講《彌勒三經》，闡揚彌勒淨土，但還認為：「以如來說法，觀機施教，平心而論，十方淨土各有優勢，都隨眾生緣分和意願求生，不可厚此而薄彼。」²⁷ 茗山法師不但繼承與闡發人間佛教，亦以修行彌陀淨土為主，弘揚彌陀淨土為志，在中國佛教最困難的時候，阿彌陀佛信仰給了他以信心與支撐。²⁸

²⁵ 釋茗山，《茗山日記》（續集），頁 95。

²⁶ 釋茗山，《茗山日記》（續集），頁 27。

²⁷ 釋茗山，《茗山日記》（續集），頁 85。

²⁸ 釋茗山，《茗山日記》（續集），頁 104、111。

同時，他認為：

一方面，政府要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佛、道教等（宗教）應努力清除混入寺廟的封建迷信事物——如求籤、打卦、畫符、咒水、香灰治病、沙盤招魂、巫婆神漢、解夢、算命、測字、預言、看風水、燒錢化紙、以及妖言惑眾、說大妄語、破壞社會安定等非法行為。這些都不是屬宗教信仰範疇的迷信活動，應予制止！²⁹

他通過詳細舉例，非常明確地把巫術與佛教作為高級宗教之間的界限作了區分，對佛教成功實現現代轉型的意義極大。從人間佛教理論的發展看，太虛首先恢復了佛陀作為人類精神導師的形象，印順又通過對原始佛教、聲聞佛教（小乘）向大乘佛教演化的考證，從佛教徒對佛陀的永恆懷念出發，解釋了佛陀形象被大眾神化的原因。這是佛陀觀的劃時代的新詮釋。同時，受清代考據學疑經（儒家經典）風氣的影響，自龔自珍以來，中國學者與佛教徒就中土偽經的考證日益深入，日本學者與佛教徒更把西方文獻學、比較語言學的精密方法引進東亞，使佛經詮釋也趨向理性化。這表明儘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佛教與基督教的也屬完全不同的宗教類型，但在現代思潮的激盪下，太虛、印順等所作，與西方人文主義者、新教改革的領袖人物對《聖經》的新詮釋，西方現代神學對傳統上帝觀的改造在理性化方面，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錯，這是對所謂不可變的傳統的解構與顛覆，也的確會引起明清佛教模式的傳統信仰的動搖。³⁰ 但沒有這些，就沒有人間佛教理論的創立與發展，就沒有佛教現代信仰的重建。而且，由僧人自己進行這些他們不做也終究會

²⁹ 釋茗山，《茗山日記》（續集），頁 693。

³⁰ 周貴華，〈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略述〉，《真禪法師與當代佛教研討會論文彙編》，2005 年，頁 281。

有人做的歷史性的研究與詮釋，可以減輕轉型期難免的陣痛。否則，如同在歐洲那樣，如果這些傳統的解構與顛覆主要由啟蒙學者的批判來實現，因而十分尖銳激烈深入的話，恐怕漢傳佛教將幾無生存空間。當然西方啟蒙運動這麼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天主教神學曾經作為統治思想，成為現代思想與學術發展的桎梏。但佛教在中國從沒有成為統治思想，也沒有壓制過科學與其他文化，反而極大推動了儒、道思想的豐富發展。而 20 世紀前期不分青紅皂白，從思想史看也是相當淺薄的反宗教反迷信運動，卻同樣對佛教造成了極大傷害。相反，這一類運動不僅沒能掃除迷信，卻促成了迷信即巫術活動一再換個形式氾濫，例如即使反迷信的高壓最厲害的「文革」時期，打「雞血針」之類的東西照樣一時盛行。從西方看，巫術之所以不再有大市場，一與基督教「十誡」有關，由於誡條的禁止，所以占人口多數的基督徒對低俗的巫術多有自覺的抵制。二由於巫術所具的對原始人類而言的一點積極社會功能，在現代也完全可由宗教所取代。筆者早就指出了東方佛教淨土宗與西方基督教的相似性。³¹ 儘管相似也意味著在西方看來缺乏特色，故該宗派難以像禪宗、藏傳佛教那樣受西方人的青睞。但也因其相似，故具有相類的社會功能。對懇切的彌陀淨土信徒而言，巫術迷信也在他們自覺抵制之列，而且淨土信徒至目前為止，仍占真正有信仰的佛教徒中的多數。茗山法師的反對迷信，弘揚正信，也繼承了太虛一貫做法，可謂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只有正信弘揚，才是有效的破除迷信之路。

五、身體力行，弘揚人間佛教

茗山法師對人間佛教的提倡並非「徒托空言」，他更一貫身體力行，僅此就感動了無數人，帶動了無數人。

³¹ 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1994 年，頁 60-62。

首先，他大力擴展國際佛教友好交流與兩岸三地佛教的友好交往。早在 1979 年，他第一次參與了中國佛教協會的工作，也在京陪同樸老接待了「港澳佛教代表團」。同年，他在自己一手恢復起來並正式對外開放的鎮江焦山定慧寺接待了香港聖一法師、旅居美國的壽冶法師。從此接待海外佛教同道成為他的日常工作。1981 年，他首次應邀赴香港講經，為大陸佛教重樹了良好形象，「也解釋了一些懷疑和誤會」。³²其後又多次赴臺灣、香港講經傳戒。這些為香港佛教徒擁護回歸祖國，為臺灣佛教徒心繫兩岸和平，都產生了一定影響。1982 年，他首次赴泰國訪問。迄 2000 年，先後還對斯里蘭卡、韓國、日本、印尼、新加坡等國作了多次友好訪問交流。這些，加深了彼此的瞭解，也與海外佛子結下了深厚法緣。趙樸初將「三個優良傳統」（進行國際友好交流乃其一）納入了其人間佛教思想體系。³³茗山法師所作就是對這一理念的實踐。

第二，關懷社會，弘法利生。人間佛教思想的重要特徵就是不逃避社會、脫離社會，而是關懷社會，這也是佛教的弘法利生傳統在現代的光大。「多作社會福利」，³⁴不但是茗山法師的臨終囑咐，也是他的座右銘。80 年代以來，他不顧身體多病，不辭辛勞，先後應邀前往崇明廣福寺、貴陽弘福寺、連雲港海寧寺、無錫開元寺、天長護國寺、蘇州寒山寺與西園寺、揚州高旻寺、上海寶山寺、奉化雪竇寺、寧波居士林、深圳弘法寺、普陀山、九華山等處講經。在他的支持下，無錫祥符寺、射陽息心寺、鹽城永寧寺、建湖羅漢院、山東五蓮山光明寺等寺院得以重建恢復，並先後住持寶華山隆昌寺、南京棲霞山寺、焦山定慧寺、無

³² 釋茗山，《茗山日記》，2002 年，頁 193。

³³ 釋正果，〈人間佛教寄語〉，釋淨慧主編《佛法在世間》，1984 年，頁 23。

³⁴ 許鈞，〈《茗山日記》（續集）後記〉，頁 883。

錫祥符寺等十餘名寺。他本人與這些寺院為救助自然災害受災災民，支援、興辦社會福利事業的捐款捐物數以千萬計。其書法如人，清勁有骨，茗山法師也有求必應，書寫墨寶、序跋，題寫楹聯、匾額結緣，為了籌建靈山大佛，幾度到新加坡去寫字辦書法展。在許多親聆他教誨的人們看來，茗山法師就是活脫脫的菩薩。

第三，致力於現代佛教教育，培養、扶持接法人。發展現代佛教教育一向是實踐人間佛教理念的最有成效的一個方面。早在 1982 年，茗山法師就受樸老的委派，創設了棲霞山寺僧伽培訓班，後改為中國佛教學院棲霞山分院，該院的畢業生已散佈在全國各地，擔任寺院管理等處要職。當然，這裏的「現代」並非與傳統對立，而恰恰包含著吸收叢林教育與傳戒傳法制度的合理性。1957 年，茗山法師就至全國最著名的戒壇——寶華山隆昌寺傳授三壇大戒。時隔 35 年，即 1992 年，他才又至該寺傳戒，當年為戒子傳戒的十大法師中的九位已西逝，唯餘茗老，他不禁感慨萬端……其後，他先後於臺灣高雄妙通寺、浙江平陽東林寺、安徽鳳陽龍興寺、廣州光孝寺及無著庵、常州天寧寺、甘肅甘穀永明寺、潮州開元寺、福建彰州南山寺傳戒，特別是主持福建莆田廣化寺傳授二部僧戒，被譽為全國傳戒示範。茗老不但重視如法授戒的儀式，更注重諄諄告誡戒子，俾使戒律深入受戒者心中。茗山法師生前指出：

作為人間佛教的源頭——中國大陸的佛教，肩負著歷史賦予的崇高使命……要徹底解決中國佛教現今存在的種種問題，並且引導佛教順應歷史潮流向著更加光明的未來努力前進，唯有走人間佛教的道路，才能推動法輪緊跟歷史巨輪而常轉。³⁵

但是，他也指出了存在問題，包括在大陸實踐人間佛教的效果還不

³⁵ 釋茗山，〈中國佛教古今談〉，頁 130。

夠顯著，提倡弘揚的力度也還不夠，許多人對人間佛教的認識還存在多個誤區。筆者認為其中之一就是隨著資訊發達，不少人瞭解了太虛、印順與趙樸初提倡的人間佛教理念之間，以及茗山法師對此的詮釋，都存在著差異，因而感到無所適從。其實在現代，人們思想上存在差異很正常，對各地佛協、寺院等集體而言，應依從人間佛教提倡者的共識去做；對個人而言，則完全可依自身的信奉與能力而行。

茗山法師一生致力於以人間佛教思想為旗幟的佛教復興事業已初見成效，更有影響的是主要法嗣繼承著其遺願，包括覺字輩和曙字輩，如覺真法師（現任香港佛教聯合會宗教事務監督、原香港佛教僧伽學院副院長），曙光法師（江蘇南京棲霞山寺監院）等。儘管太虛自稱不為任何特定宗派徒裔，但實際上其參禪還是有著傳承淵源，他本人獲敬安大師心法傳授，敬安的心法又來自恒志禪師。所以，茗山法師也將其所承的禪宗臨濟、曹洞法卷傳於遍佈華東的晚輩，如覺醒（現任中國佛協副會長、上海市佛協會長、玉佛寺方丈）、普仁（江蘇蘇州戒幢律寺方丈）、隆相（江蘇南京棲霞山寺方丈）、果光、自期、自雄、理因、理慧、根宗、弘徹、戒忍（普陀山佛協會長）、禮相、傳義、心廣、怡藏（浙江省佛協會長、奉化雪竇寺方丈）、月照、惟敏、無相（江蘇無錫祥符禪寺方丈）、了塵（江蘇射陽息心寺住持）以及日本大島龍玄等。其中，許多法師都已擔當起佛門棟樑重任。

文後附精選的茗山法師於 20 世紀 40 年代與 80 年代——兩個絕然不同的時代所寫的文章中，更透出他終生一貫的為佛教復興的不懈努力，也對當代佛教富有啟示。

附傳：無相法師

無相（1926-），俗姓陳，名文銀，江蘇東台人。1938年出家，1945年在寶華山受具足戒後，在鎮江金山寺、常州天寧寺參學。1946年入上海玉佛寺佛學院修學，師從諸多明師，如太虛器重的福善，太虛弟子演培等，奠定了他奉行一生的人間佛教思想基礎。1948年考入唐文治創辦的無錫國學專修館深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在無錫蕩口西方寺、錫山龍光寺任住持，同時行醫為善。1956年，他被保送到中國佛學院學習，又師從太虛弟子法尊、正果等，專攻唯識學。「文革」爆發後，他被下放到「通匯製繩社」勞動，他回憶說：當時「無論冬夏，無論酷暑嚴寒，都站在馬路邊上搖那個製繩『機器』。」但即使「在最艱難的時節，我也還在衣櫥中供奉著觀世音菩薩像。只要有可能，我還是堅持自己的宗教生活的」。³⁶1969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東台家鄉農村，一邊參加集體勞動，一邊為農民治病。1975年他回到無錫市，參與市政協機關工作。隨著宗教政策逐步落實，無錫市佛協也得以恢復，他先後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居士林林長等職，參與幫助廣福寺、開原寺重建或恢復工作。1995年依茗山法師再度剃度，次年在寶華山再次受戒，並在靈山祥符寺恢復重建工作中任監院，無相法師之思想舉止與住持茗山法師甚為契合，當時因茗山在全國多地兼職，還任中國佛協副會長等，所以祥符寺的大小事務，實際上早已由無相承當。2004年，經兩序大眾推舉，他升任祥符寺住持，兼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無錫市佛協會長等職。無相強調指出，我們所宣導的佛教是人間佛教，因此必須緊密地關注社會、聯繫社會，一旦脫離了人民群眾，佛教自身也就難以生存下去了。大乘佛教本身就有著悠久深厚的關心群眾、關心社會的傳統，大乘佛教宣導的「六度四攝」所強調的都是上行下化，行

³⁶ 江蘇佛教編輯部，〈無相法師訪談錄〉，《江蘇佛教》1，2010年，頁3。

菩薩道化導群生。因此「從生活上關心群眾，讓一部分脫貧去困，都是我們的責任的一部分」。³⁷從 1998 年始的十年，他率領祥符寺僧眾在援建希望工程、資助貧困學子、救災、扶貧濟困以及興辦其他公益事業等方面捐資共 2700 萬餘元，遍及江蘇、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貴州、江西、安徽等省（區），成千上萬人。

無相法師的主要著作是《無錫市志・宗教卷・佛教篇》（稿本）。該書係他常駐無錫市佛教協會工作期間撰寫。其時全國奔向改革開放，各行各業蒸蒸日上，無相法師也正精力充沛。因此，在充分搜集各方文獻，掌握了無錫市佛教協會、無錫市民族宗教事務局有關檔案的基礎上，花了數年時間，才撰成此稿本，其中許多內容都被《無錫市志》所採用。但因市志篇幅有限，以宗教社會學專業眼光看，不少有關無錫佛教的重要資料只保留在稿本中。全稿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無錫佛教沿革與各宗派源流介紹。自三國東吳時佛教傳入始，至 20 世紀 80 年代終。其中披露的建國前後僧尼人數變化，1958 年寺廟合併情況等等均極有價值。第二節為無錫寺院庵堂、佛教居士林概況（不包括江陰、宜興）。從當代開放寺院講到無錫十大叢林興衰，南禪寺、崇安寺、惠山寺、北禪寺、保安寺……豐富的無錫佛教典故、今是昨非的滄桑感慨盡在其中。後附根據 1952 年無錫佛協調查資料所編的當時《無錫僧寺一覽表》、民國佛教居士團體、蓮社簡介。第三節評述無錫名僧，包括全國著名高僧大德在無錫留下的佳話。連帶一般僧尼生活的經濟狀況、社會地位，他們興辦的社會服務事業、教育文化事業等，都極富史料價值。第四節介紹在無錫舉辦大型、小型佛事活動，附群眾性的節日禮儀念誦一覽表。第五節論述近代以來無錫佛教組織，自清代僧官制的無錫分支——僧會司至民國中華佛教總會無錫分會、中國佛教會無錫縣分會、

³⁷ 江蘇佛教編輯部，〈無相法師訪談錄〉，頁 3。

由極少數僧界敗類組織的偽「日華佛教會」無錫分支機構、抗戰勝利後重建的中國佛教會無錫縣支會、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組建的無錫佛教協會一一詳列。全文長達八萬四千餘字。名為五節，實為五章。通史般的概論、典範性的敘述、詳細準確的資料、佛教精英與普通僧眾的生活、從古代到近代的組織形式變遷等無不賅括。所有這些，只有無相法師那樣閱歷豐富，親歷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絕然不同時代的佛教界前輩才能把握，他把這些形諸筆墨，給人們留下了深切的歷史經驗與教訓。這對無錫佛教文化的傳承富有啟迪意義，對無錫佛教景觀的恢復重振也有一定借鑒意義，乃無錫佛教史的權威之作，其資料取捨、文字詳略皆有範式，奠定了無錫佛教史的基石，也可被認為是迄今為止瞭解無錫佛教變遷的最佳資料，也是無錫佛教小百科。此外，無相法師還主編了《磬山法乳》、《祥符寺志》，主持重印了《宗統編年》。在《磬山法乳·序》中，表達了他承當佛教文化傳承的使命感，體現了他信仰佛教的虔敬心。《宗統編年·跋》則傳達了其歷史觀與穿透歷史的慧識，對以為佛教乃「看破紅塵」者的避難所，躲進寺院就可與社會隔絕的偏見也是當頭棒喝。

無相法師已年近九旬，依然抱存建成祥符寺圖書館、佛學研究所的心願，為佛教文化教育事業鞠躬盡瘁。

附錄1：茗山：〈復興佛教的動力與條件——在會務人員訓練班最後一次茶話會上的演講詞〉，1946年9月30日

中國佛教，自東漢至明清，常隨著時節因緣，或盛興，或衰敗，幸仗著歷代大德長者的捨命維護，才保存到現在。最近卅餘年來，又呈現著衰頹氣象。因為民初時期，發生過「廟產興學」風潮，社會一般人士，籍此對於僧眾有過很大的凌辱，對於廟產有過很大的強佔，對於佛法有過很大的摧殘，使佛教受害不淺。至於抗戰時期，又遭遇著倭寇侵略的戰爭，受寇災影響，僧眾生命犧牲了許多，寺廟房屋炸毀了許多，佛教財產損失了許多，使佛教又有覆亡的危險。直到勝利後。倭寇侵略的戰爭由投降而停止了，政府已將以前有害佛教的法令都取消了，中佛會已認真整理佛教了，我們僧眾大家都覺悟了。所以，復興佛教在此時代環境中是共同迫切需要一致努力的事！

世間無論家事、國事、天下事，都需要人來處理，人來推動，所謂「事在人為」、「為政在人」、「得人則昌，失人則亡」。可見辦事需要人才的重要性。中國佛教的事，現正在我們的太虛大師領導整理革新中，要整理革新到有生氣，有成就，使佛法巨輪向著復興之道前進，也很需要賢能英傑之人來推動才行。所以就發生這一個問題：

誰是復興佛教的「動力」？

社會上的人很多，復興佛教（靠得）是農人嗎？不！是工人嗎？不！是商學軍人嗎？都不是！究竟是誰？佛教興亡，佛徒有責，普泛言之，凡是七眾佛教徒，都有點責任，但比丘僧，為七眾之首，責任應該多負點。切近言之，數十萬比丘僧中，究竟誰是推動佛教巨輪的主力呢？我覺得有兩種人義不容辭的：一種是當方丈的，一種是當法師的，因為前者是有權威的，後者是有知識的，都是在比丘僧以及七眾教徒中

居領導地位，為大家平日所信仰、所崇拜、所效法的；他們的一思一言，一舉一動，都足以影響大家，影響整個佛教。古人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說：「孔步亦步，孔趨亦趨。」今日數十萬比丘僧及全體佛教徒，也都是依方丈和法師們為轉移，以他們的意旨為意旨，以他們的行為為行為的，所以，我們認為方丈和法師，這兩種人確是佛教復興的主動力。雖然還有老和尚們，但老和尚們氣力衰弱，需要休養。不願意多問事了；雖然還有僧青年們，但他們的識驗未足，需要學習，也未暇負起重大責任；只有年富力強的方丈和法師們是義不容辭的。

一個機關的盛衰，在於長官的廉污，一個團體的強弱，繫於負責人的賢不肖；我們整個佛教的興敗，也都拴繫我們的方丈、法師本身健全不健全！我們就應自尊自重，更應深切地反省自己：自己一切的一切，如果充實、健全，則整個佛教受到我們的好影響，向復興之道邁進；假如（存在）空虛、缺陷，則整個佛教受到我們不好的影響，向衰敗之途趨下。看這樣，我們該如何充實健全自己，配做一個復興佛教的主動力呢？所以又有一個問題：

動力的要件是什麼？

一個火車或汽車頭的發動，需要許多機件配合著火（動）力才行，我們想推動佛教的大事，其配合火力機件是些什麼？我覺得最緊要而不可缺少的有八件：

一、要有中心的信仰。《華嚴經》說：「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論語》上說：「民無信不立。」《公民》上說：「由思想而生信仰，由信仰而生力量。」我們都是佛教徒，就要信釋迦牟尼是大慈大悲的智者，三藏教義是救世救人的主義，更要相信我們的太虛大師是代表釋迦釋尊實行救世主義而來整理佛教福益人群的

領袖，我們有了這共同的中心信仰，思想行動才能一致，也才能夠上下貫通左右聯絡，如心使臂如臂使指地推動佛教復興的整個工作。

二、要有慈悲的肝腸。經云：「慈者與眾生樂，悲者拔眾生苦。」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父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我們現在服務，應當對佛教對群眾感興趣，一切言行，都要為教為眾，大公無私，捨己利人，與他快樂，救他痛苦，以大眾的憂樂為自己的憂樂，以大眾的事務為自己的事務，由此擴充小我而表現大我無我的真精神。

三、要有高尚的道德。《禪林寶訓》說：「尊莫尊於道，美莫美乎德。」《四字鑑》說：「德建名立。」俗語說：「實至名歸。」我們固不可貪求虛偽的名譽，但不可不建立實在的資望；要建立實在的資望，更不可不養成高尚的道德。儒家所謂「仁義禮智信」等，我們佛家所謂「戒定慧」以及四攝、六度、十善業、三十七道品等，都是我們應修的道德觀行。尤其要切實持戒念佛，把無明煩惱習氣種子斷除淨盡，方成為大解脫大自在的聖賢。

四、要有湛深的學識。自皈依法說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學問為濟世之本。俗說：「不學無術。」可見學術在任何階層為應世之必需。要求得妙湛甚深的學識，應當虛心不斷地學習一切經論，閱讀一切報章雜誌，以及古今中外科哲諸書，並且從身體力行的經驗與思維感悟的心得上研究，研究出人生宇宙間的最高真理，是因緣變化，分則空，合則有，一切都是因緣和合的假存在。有了這超脫的見解，立身處世才能應付自如。

五、要有堅決的意志。地藏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古人說「有

志者事竟成。」今人說「艱苦卓絕」。佛門皈依，教人發願；團體就職，教人宣誓，也都是說明做事以前來一個堅決的表示。但是那不過是被動，還不如我們下決心立大志來得懇切。我們立定心志以後，要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不怕艱危，不畏生死，排除一切障礙，非達到為法為人必勝必成的目的不止。

六、要有寬宏的度量。《祝聖文疏》上說：「心包太虛，量周法界。」古人說：「量大福大。」流行語說「任勞任怨」。替佛教服務，不為名，不為利，用盡心力做事，還有人說你的不好，這非放開彌勒佛的肚皮不可。況現在佛教在半新半舊不死不生的環境中，尤其要一團和氣，各方融洽，抱定自己正確的主張，以和平態度逐漸向復興大道上奮鬥。萬不可聽了人家的批評、指摘、誹謗，便灰心意冷向消極悲觀上想！要知能忍辱，才能負重，能忍小忿，方能成大謀哩！

七、有耐勞的習慣。百丈禪師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古人說：「克勤克儉。」今人說：「耐苦耐勞。」中外偉大人物，莫不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我們不要圖物質上的享受，只要求精神上的安慰，在粗衣淡飯破廟舊衣的清苦生活中，做我們應做的弘法興教的事業；尤其辦會務的人，內如起稿登記寫算等，外如交際應酬採辦等，甚至收發、傳達、掃地、洗衣，都要親自服勞，以為表率。要學「十年寒窗無人問」的埋頭苦幹，方有「一旦成名天下知」的事業成功。

八、要有忠實的性情。印光老法師常教人「誠敬相孚，真實不虛。」曾子說：「為人謀而不忠乎？」我們愛教，如同愛國，也要盡心盡力切實勇敢地為教為眾祛害除弊，方稱為佛教的忠實信徒。我們替佛

教替眾生服務，有一分才智，應做一分事情，有十分百分乃至千萬億分的才智，應做十百千萬億分的事情，並且要隨時隨地隨力隨能，盡心思地去計畫，盡力量地去工作，幫眾人的忙，做佛教的事，勤勤懇懇，總不要存欺詐虛偽不忠實的性情才好。

以上八點，都是佛教推動者所必備的幾個要件，也等於火車汽車上「發動機」內各項機件一樣地不可缺少的。或許還有其他的條件，然而我覺得這八件比較最緊要最急需的。假如沒有中心的信仰，思想不能一致；沒有慈悲的肝腸，群眾不感興趣；沒有高尚的道德，資望不能建立；沒有湛深的學識，應事不能裕如；沒有堅決的意志，障礙不易排除；沒有寬宏的度量，怨尤不能容納；沒有耐勞的習慣，功業不能成就；沒有忠實的性情，教務不會發達！這些，一件件都經過我久久試驗得來的適用品，或有近於常談，然皆合乎正道。想整理佛教，復興佛教，建設佛教，必需這些要件，拿來充實健全我們的動力，領導三乘的車箱，普載眾生的旅客，超越生死的苦趣，同赴安樂的彼岸！

各位同學，大都是現在未來的方丈或法師，都是各省市縣地方佛教的推動者，任務的重大，前途的宏遠，我們寄於無限的期望：期望著各位從此受訓後，都能夠擔當復興佛教的重任，使各地佛教起一次合理的變化，由變化向復興之大道邁進；團結我教徒，加強我組織，整理我制度，發展我會務，並且推進僧伽教育，興辦公益事業，策動同胞弘法利生，感化人心，轉惡為善，消弭國家戰爭禍亂，促成世界永久和平。能如此，方不愧在七眾佛教徒中居領導地位的一個真正大和尚大法師哩！

〔選自《茗山文集》，略有刪節〕

附錄 2：茗山：《緊急呼籲》，1986 年 2 月 11 日

事由：要求將棲霞山全部廟產和山林古跡交還棲霞寺僧人管理事。

南京棲霞寺，創於六朝永明二年（484），為佛教三論宗祖庭，唐代稱為全國四大叢林之一。寺旁有千佛岩，（與雲岡、龍門，稱為中國三大石窟），又有隋代舍利塔，唐朝明徵君碑等，為國內稀有的文物古跡。一千五百多年來，全部山林和建築，一貫由寺僧開發、修建和管理。「文革」以來，為棲霞山公園接管，至今尚未交還。

1921 年，我寺若舜老和尚在香港創建「鹿野苑」（棲霞分院），作為香港佛教徒與國內棲霞寺的聯絡站。解放後，這種聯繫已中斷三十多年。最近，我寺雪煩、圓湛二老應邀前往香港訪問，互通友誼，恢復了鹿野苑與棲霞寺的法脈關係。並介紹了國內大好形勢及宗教政策落實的新興氣象，取得海外佛教徒的好感，並解除他們的一些顧慮，使他們胸懷祖國，擴大了棲霞寺在國際佛教界的影響。因此，香港鹿野苑負責僧人（即解放前棲霞寺當家）法宗、超塵、達道等，將於今年四月十二日，率信徒們來棲霞寺參拜訪問，舉行宗教活動，並資助寺宇修建經費。雪、圓二老又在港接觸到臺灣僧界星雲、悟一法師（世界僧伽聯誼會秘書長），他們也都是棲霞寺過去的當家僧人，都有法脈關係。這種法脈關係，至今年春已發展到日本、南韓、泰國、印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他們的弟子已在這六國建立了寺廟，都將成為「棲霞分院」。他們都很關心棲霞，將於明年春同來棲霞山朝拜祖庭。我寺將得到他們的經濟支持，建設更加壯麗的棲霞山。實質上就是幫助我國旅遊事業的發展，也是對我國四化建設的一種貢獻。

目前，黨的宗教政策需要進一步落實。黨中央 19 號文件，以及國

務院 178 號、188 號、16 號一系列文件以及最近 59 號文再三說明，在「文革」前後，被佔用的山林碑塔墓地等寺廟財產，一律交由寺僧統一管理。

棲霞公園是在文革期間佔用棲霞山的，為了徹底落實宗教政策，徹底否認文化大革命，徹底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棲霞公園沒有理由再繼續將棲霞山強佔下去，應當徹底全面地將棲霞山全部山林文物古跡的原有廟產，交還棲霞寺僧管理。為此，我寺要求領導考慮到宗教政策的徹底落實和中央文件的徹底貫徹，並考慮到國際統一戰線的作用與棲霞寺的國際影響，以及香港回歸、統一臺灣的宗教管道，敦促棲霞山公園迅速交還棲霞山全部山林文物古跡，原有廟產全部歸還棲霞寺僧管理，這不僅有利於棲霞寺，實有利於國家和人民，有利於三大任務的順利進展。

謹呈

南京棲霞寺住持茗山

〔選自《茗山文集》〕

引用書目

- 江蘇佛教編輯部，2010，〈無相法師訪談錄〉，《江蘇佛教》1。
- 君岡，2003，《趙樸初的佛緣》，北京：中國佛教文化資訊中心。
- 周貴華，2005，〈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略述〉，《真禪法師與當代佛教研討會論文彙編》，上海：玉佛寺。
- 許鈞，2003，〈《茗山日記·續集》後記〉。
- 趙樸初，1988，《佛教常識答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鄧子美，1994，《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
- 鄧子美、王佳，2007，〈佛教「意義系統」現代轉型考察：以無錫地區十年連續跟蹤調查為中心〉，《「宗教制度與宗教認同研究」暨第四屆宗教社會科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
- 釋太虛，2005，〈中國人口頭上心頭上的阿彌陀佛〉，《法喜》（石家莊）5。
- 釋正果，1984，〈人間佛教寄語〉，釋淨慧主編《佛法在世間》，北京：中國佛教協會。
- 釋茗山，1992，《茗山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釋茗山，2002，《茗山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釋茗山，2003，《茗山日記》（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釋茗山，2003，《茗山自傳·年譜》，南京：金陵刻經處。
- 釋茗山，2003，《茗山文選》，南京：金陵刻經處。